

說我們的故事——與Dr. Rita Charon相遇

義大醫院/義守大學醫學院 副院長 ◎ 蔡淳娟

在如此繁忙的醫療業務中，要鼓勵學生「說」固然是必要的，但是「寫」故事有可能做到嗎？我認為「年輕世代」很討厭動筆，書寫的過程恐怕會阻斷他/她們接觸病人故事的興趣，但是現在我發現自己竟然這麼想「寫」



Harvard Medical School 一位非常有名的教授(Social psychologist) Elliot Mishler正對哈佛醫學院一班醫學系一年級的學生演講，幾乎全班同學都睡著了。獨有一雙瞪大的眼睛，飢渴地吸吮著來自教授的每一句話，看得出這年輕女醫學生心中的誓言：「這就是我想要做的事」。

這是Dr. Rita Charon與敘事醫學(Narrative medicine)的第一次接觸，經過這個洗禮，她開始蒐集周遭的「故事」，她經常在沒有預約的情況下，敲門進入這國際級大師的辦公室。她經常一周造訪兩次，帶著她的興奮進去，懷著滿足離開。

一個下午，她靦腆問Prof. Elliot Mishler道：「像您這樣一位大師，有忙不完的大事，您為何沒有把我這擾人的“小學生”趕出辦公室外？」教授似乎早有了答案，毫不猶疑地，他說：「我試著不要去嚇到你，我把這些會談看做是我做老師的責任」，一位敘事醫學的倡導者於焉誕生。

二、三十年後，當全世界的人窮極心力要教導醫療人員有愛心與同理心，而總是成效不彰之際，Dr. Rita Charon 幫助了無數醫學教育工作者，以”說病人的故事”的方式來教導醫

學生的同理心，有效地改善了醫病關係。

Dr. Rita Charon大學時期修習生物與兒童教育Harvard Medical School，完成住院醫師訓練後，Dr. Charon 在Columbia University 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做臨床教師，而且一邊修完她所喜愛的英國文學碩士與博士學位。在醫療科技突飛猛進，醫學教育全面導向生物科技之年代，她將對文學的興趣傾注於教育醫學生的人文關懷，實踐在臨床病人照護中。

1. Charon: “My health care mentor is Elliot Mishler, a sociologist and linguist whose studies of doctor-patient communication taught me that my passion and place in medicine is in its language.”
2. Dr. Charon做小學老師，並當校車司機，她因為要追求和平與公平正義，並呈現對執醫父親的憧憬，她進入醫學院，想像Dr. Charon當年是位熱情洋溢而勇於實現夢想的年輕人。

Dr. Charon指導醫學生與病人對話、描述病人的故事，藉由書寫“平行病歷”(記錄生病軀殼外的病人與其周遭故事)來啟發學生的關懷情懷與同理心，這種訓練大大改善了醫病關係。1990年代「敘事醫學」很成功地在Columbia University逐漸展開，深受學生歡迎，而今更成為教育醫學生人文關懷的重要教學方法。Dr.

Charon 獲得美國許多重要的醫學教育獎章：

1987-- the Columbia University's Virginia Kneeland Frantz Award for Outstanding Woman Doctor of the Year.

1996-- the Outstanding Woman Physician of the year

1997-- the National Award for Innovation in Medical Education (from the Society of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).

2010 年6月26，27日我在台北遇見了她。教育部顧問室人文社科新興議題與專業教育改革計畫的工作坊中，她對在場六七十位台灣聽眾說了兩天的故事。這些聽眾是來自全台灣醫學院的課程負責人、臨床教師、醫學教育工作者、通識人文教師，還有數位「病人」。工作坊分為「對病人、教育、醫療執業中」三大部分。

她說「故事」時，不忍心讓投影片的燈影打斷那環環相扣的情節。她打開窗簾，讓窗外的陽光靜謐地流暢在每個聽故事的人的心中。Dr. Charon說：「人是天生愛說故事、會說故事的」，聽她說故事，我們都放下了紙與筆，陶醉在故事所帶給我們的無數種可能中。忍不住地，我錄下了她的聲音，企圖日後來回憶這份感動。

醫師必須練習專注地傾聽、有同理心地傾聽，在傾聽中醫者停止以自我為心中的「解讀」，而後才可能從「病人的眼光」看到世界。我們聽到兩位病人講述著她們將自己的健康與生命「全然交託在醫師手中」的過程，體驗到病人對醫師信心的建立與喪失，以及其間所夾雜著無力克服的惶恐與無助感。我們又透過唸病人寫的詩，終於想到應該要停下來，「陪伴」是多麼的重要。Dr. Charon教我們描述醫療現場之外，與病人相連結的人事物，用他們的眼光說他們的話、然後去驗證之。



最後一場的工作坊，Dr. Charon要聽眾們對坐在身邊的朋友分享一個病人的故事。我碰巧坐在前陽明大學副校長、前衛生署副署長宋晏仁醫師的身邊，這位大人物講一個小男生與他的祖母的故事。在這老人家臨終的病床前，很長的一段期間，宋醫師想著他祖母的個性，心裏掙扎著：「阿嬤，不知道這樣子，您是否覺得還可以接受？」，那個景象，讓我想到了躺在加護病房中對我流下眼淚的黃福昭醫師，宋醫師與我一起面對病床臨死前的至親、朋友、病人、我們的思念以及我們的愛。

故事的延伸不只跳脫當下事件的框架，經歷過去與未來，甚至綿延今生與來世。淚眼中，宋醫師被Dr. Charon邀請起來轉述我的故事，但是，毫無疑問地，我們都知道「這是不可能講清楚的」。

會後，就像許多其他的聽眾，我向Dr. Charon致謝。她見到我的第一句話：「Charity，講您的故事給我聽好嗎？」我懊悔，當時我竟

屈服於時間的壓力，沒有好好地講完這個故事給她聽。Dr. Charon那一雙對生命故事強烈興趣的眼神，讓我無以遺忘，於是，我決定要寫黃福昭醫師的故事，寄去給她看了。

就在幾小時前的小組討論中，我贊成「鼓勵學生與病人說故事」的重要性，但我還是質疑，在如此繁忙的醫療業務中，要鼓勵學生「說」固然是必要的，但是「寫」故事有可能做到嗎？我認為「年輕世代」很討厭動筆，書寫的過程恐怕會阻斷他/她們接觸病人故事的興趣，但是現在我發現自己竟然這麼想「寫」，想寫這個故事給Dr. Charon、寫給宋醫師及許多醫師老師/學生，更想寫給黃醫師的家屬，這就算是我對「寫出敘事醫學」的第一個實踐了。

下午五點，聽眾們分享一位病人的故事後，在淚光交織中結束了一場忘不掉的啟示聚會。Dr. Charon在每位聽眾心田裡埋下的，不只是種子，更彷彿是號角聲響，催促了冬眠深藏的新生命，愛的種子在台灣應聲萌芽。

